刻金谿順齋張先生策海七卷

門生陳允升點次
庠生弟應日叅閱
庠生男　相校
書林徐太宇繡梓

刑

人君以禮教率天下。而猶恐其教之弗行也。于是有明刑之義。人君以刑法齊天下。而猶恐其法之弗當

也。于是乎有恤刑之仁。盖聖人不得已而加之以刑。已非其導民為善之初心矣。而復過於用刑焉。則民之以無辜而獲戾者。未盡無也。為民父母者。而忍民之至於此哉。是故刑立而又有以恤之。使天下皆知有所懲。而不致于有所匿。聖人仁天下之心。誠有無所不用其至者矣。且君法天以出治者也。天道有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嘗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意。未始不流於其間。以此見天之任德。無時而或已也。故人

君之治獄也。於輕重出入之際。不可無敬畏哀憫之情焉。伯夷折民。本于三禮。皐陶弼敎。致其欽恤。虞帝之用刑。豈敢過乎。刑非祥也。而用之得宜。則謂之祥。民本嘉也。而誤入於罪。則失其嘉。呂刑之作。亦有古之義乎。後世則三章之約善矣。而故縱之法已立。皆背之禁是矣。而告密之門又開。親録辟囚者似矣。而武功之自殺者何辜也。曾是而謂之恤刑也哉。我太祖命牛諒定禮。而復命劉惟謙等制為大明一律。

又有大明會典。大明令。問刑條例。以叅酌之。革前代
之淫刑。明先王之正法。斟酌損益。綱舉目張。刑固有
制矣。其諭臣有曰。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恩
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
太祖之心。其法天以行仁乎。 成祖之諭臣有曰。古
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存欽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
則必流於刻。 成祖之心。其法天以行仁乎。肆我
世皇。特有勅旨。以申飭司牧之臣。仁心仁言。藹如春

温。天下臣民。誠有惟聞而樂被者。觀勑中之諭。已盡
言用刑之弊矣。而又一則曰省改前愆。盡心聽讞。所
以戒之者何至也。一則曰國有明法。幽有神譴。所以
惕之者何深也。一則曰保祿位福子孫。所以歆之者
何切也。是心也。即天道好生之心也。即古帝王我
祖宗欽恤之心也。茲欽欽承德意。果若之何。而後可
哉。亦惟任法臣者。慎其所使。而臣之任法者。亦慎其
所職。律例未通。而使吏胥緣之出入。是侮法也。故有

取於明察。裁决自己。而使私意得以增損。是廢法也。故有取於公平。貪賄聽囑而是非顛倒。究抑為之不伸。是枉法也。故有取於正直。怙終者賊刑矣。而可疑則惟輕。故縱者罔赦矣。而無知者則當宥。是法不可盡恃也。詳審如是。則人法兼任。上下一心。臯陶伯夷之懿矩。可以質之無疑矣。不其仰副　朝廷欽恤之心哉。

赦　蠲免

君之威。天之雷也。君之澤。天之雨也。雨不離雷。澤不離威。故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舜典紀眚災肆赦之言。呂刑有刑罰疑赦之訓。周禮有三宥三赦之法。後世習以為常。管仲曰。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弊。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王符曰。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吳漢言慎無赦。而荀悅亦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馬植之言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誅罪戮奸。或合

天意也。故諸葛亮謂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十四年惟兩赦焉。愚謂危亂之世。反側不安。赦無害也。如易書周禮之言。赦無害也。非其時。非其事。而赦者。鮮不免春秋之譏矣。況蠲免之令。

朝廷之善政也。而豪家宦族。驕軍悍衛。故不輸納。以希蠲恤之恩例焉。故每遇蠲恤。則良民早輸。奸民蒙恤。而

朝廷之德意。不獲均沾。彼逋負牽制者。沿為得計較然也。父老

公言　朝廷若行蠲免。請於新錢糧行均免之令。使良民各沾其德意可焉。請於舊錢糧行酌減之法。使侵盜之家屬。各蒙其寬恤可焉。此父老之公言也。雖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赦與蠲免。畢竟　朝廷之仁政也。往見西浙侵欠之風盛行。有司不察。輕以錢糧。付之奸觧。郎被狼籍。及事發之後。奸民枎甃。挫折家產。無足恤者。然每每蕩費。而沒產不足以償其半。延累家屬親戚。有五尺之童。相繼入監而斃獄者。於

此而不行。蠲免。則有司平時。自怠於征輸。當此之時。累無矜恤。而忍於箠撻。乃復亨泰以膺顯秩。真無后者。 朝廷豈知此哉。一遇蠲免。十分為率。九分與奸民。而一分及此輩。則此輩之甘露。不其為 朝廷之深頤首被也哉。以 朝廷之深頤首被者。而僅能行一分於惠奸之中。又使以赦為小人之幸而不行焉。則此輩之無辜者。不將終駢首於犴狴之內哉。其實有司肯一留心。日日皆 朝廷之赦也。日日皆 朝

廷之蠲免也。盖有司公明以問刑。情法之両盡。赦雖行而無疑獄。固無論已。如錢糧為國家之元氣。輸納為生民之膏血。蠲免之令數下。則國家之元氣耗。蠲免之令不下。則生民之膏血爍。然則柰何。以愚言之。有司能舉二政。則元氣與膏血常充也。一曰慎里長。夫里長責在催本甲之輸納也。當照糧公編。照限催納。令之編審里長。宦家固不敢增役矣。甚至宦族宦親。詭寄宦戶。亦不編里長。而鄉之下戶。不滿數斗者

告退里役而不准退焉。有司之心。寧苦此等。而不敢公編豪家者。以豪家之諉易行。而下户之怨無累也。及以下户作里長。雖照限點外。笞撻濺血。而泣催大户輸納。畧不之聽。量納三分之二。欠其一分。立候箕斂色。此謂之蛇骨龍。故錢糧多拖欠者。坐此也。今當以十年審編之時。有司准其避怨。不令自編。但造該縣丁糧實數。送巡按御史。選取廣幹府佐。鎖闈公編。照縣里長名數。及縣額糧。除京官外官優免等差外。

每糧均分若干。編里長一名。即有詭寄官户。除優免石数之外。亦編里長。則里長無不公之嘆。而又恪守條編。嚴革支應。禁止秤頭。則里長催納錢糧。亦無拖欠之弊矣。一曰慎解頭。夫解頭之編。所以管觧錢糧。或解司。或觧京庫。若慎選有身家者。則錢糧批迴。以時銷繳。萬無一失。乃今有司絶不留心。宦家優免矣。而豪家請託。亦復免焉。乃苟且編之下户。又聽奸徒包攬。此謂之猶寄鮓。但領官銀到手。即行侵費。及至

事發。擬戍監追。如紹興一軍犯。坐監年久。凡有在外別人侵欺事發。即任作自己不合。又指稱某人。領侵某年錢糧。使在外別人。三分為率。用一分管恤其家。而代彼當罪。故紹興此人。積贓萬餘。乃在別省開當鋪以肥家。有司皆為愚惑。諸省如此者。不盡無也。每編觧頭之時。以糧多者為主。若花分。則以該縣糧數。除優免正數外。儘數多寡。均合觧户名數。應得每名糧若干以幇觧。而慎選殷實之家以出身。仍造冊

送糧儲道。據冊公編。則錢糧之領解無虞矣。夫國家之錢糧。公編里長。無鮀管龍之弊。而錢糧絶拖欠。公編鮮頭。無猫寄鮓之弊。而錢糧無侵欺。則又何俟於蠲免也。雖有水旱之災。非拖欠侵欺之數。則公行蠲免新糧。以俾百姓獲均沾之利。如此乃為良法也。請時志士。他日司科垣之責。當以此首陳之。

水利

周禮載溝洫。史遷書河渠。今可考也。在遂人則夫間

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在稻人則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溢可決也。旱可塞也。興利之至也。在溝洫志。則泰山引汶水。東海引鉅定。汝南九江諸郡引淮。朔方諸郡引河。在地里志。則太常領邑陵渠。九江有陂湖官。南海有淮浦官。江夏有雲夢官。興利之詳也。若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惠。文翁穿腴口。而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於魏。而有稻粱之詠。鄭國導涇於

黍。而有禾黍之謠。劉彝興水利。而治累著名。仲淹築海堤。而民敀姓范。殆不多見矣。大抵古人井田之制雖不可復。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矣。今東南多水患。而淮以北為尤甚。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隨其地勢。各為大溝以達於河。各為小溝以達於大溝。官府每歲遣人督其開挑。而 朝廷以時遣官疏通大河。又夾河為堤以防之。如周官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則非惟可以彌水。而以瀦畜

之。以防止之。備旱之法。亦不外是焉。

治河

河之有衝决之患也。是民害之所係也。河之有濟運之利也。是國計之所出也。苟以趨時之計而變通焉。則因人情而易為力。因地勢而易為功。民旣卒免於害。而國亦全享其利矣。治河者可不决擇於斯哉。河之為患。其來遠矣。冀豫而上。地峻而土堅。故其衝决也難。兗青而下。地平而土疏。故其衝决也易。然古今

之河一也。而古今之所以治河者。則各以時異焉。漢時決瓠口。決金堤。則其所以治之者。以其為民之害而已矣。而國之利不與焉。往時決安平鎮。決金龍口時。則其所以治之者。非徒為民之害而已。而國之利亦與焉。何也。漢之治河也。舍漕運而言之也。今之治河也。兼漕運而為之也。故建議之臣。有欲穿趙皮寨者。是欲于下流而浚之也。有欲穿孫家渡者。是欲于上流而疏之也。其說不同。而為民以祛害。則一焉。而

已矣。守土之臣。有稱便者。慮其為民害也。有稱不便者。慮其為運道之阻也。其見各異。而為國以興利。則一焉而已矣。為今之計。亦曰孰可後也。則後之。而沿河人民。受害之所不及者。姑從而緩焉。量其緩急。而為之推移。則力可以少休。而不至於重困矣。孰可以給也。則給之。而濱河州郡。供應之所不及者。姑從而省焉。斟其遠近。而為之變通。則可以少節。而不至於冐耗矣。無已。則多穿石門。使水得有所洩。如賈讓之

策可行也。擇天下通知河性者。使相時興工。如關輔之策可行也。為疏濬鑿三策。或疏其上流。或浚其下流。或去其淤塞。如先臣丘文莊之說可行也。審幾而後動。動則時。乘勢而後行。行斯濟。雖禹之所以順水之性者。亦若是而已矣。

策海七卷終

策海古初八卷

金谿張應霄 下補
門生沈季文 次
門生孫光啓 點
書林徐天佐 梓

古初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擪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閹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循蜚因提。禪通。

疏仡上古之史也。而繩不復結矣。吾聞諸子思曰。東户氏之熈載也。紹荒屯。遺美好。畨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類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謡。其哭哀而無聲。　古史

亦聞之亢倉子曰。几蘧氏之王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内通而外平。天下之人。惟知母而不知父。鷇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

菓羿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也。
上古之世。以道存人。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懐
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懐之民。
昔蒼帝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虚之山。臨于玄
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蒼帝受之。遂窮天
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
掌。而刱文字。文字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

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泰鄉日抄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聖人者出。當因事而為之制。軒轅氏觀轉蓬而制車。祝融聽弁州之鳴鳥以為樂歌。史籀觀奎星圓曲而𢇁文字。神農味草木之滋而作方書。黃帝歌扶徠詠綢沓。斷洞[illegible]令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貺。有熊氏占斗綱所建而作甲子。神媒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

娀陵制都良莞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洽。葛天氏使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而帝功達。五穀奮。木處而顛。有巢氏教之。編槿而廬。緝藿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禍。陰康氏作。其時水瀆不疏。陰凝而易悶。人欝於內。腠理滯着。而多重膇。陰康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是皆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而制因以備。

伯子考畧

至道之君。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
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
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
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
鳥不妄搏。山出器車。地湧醴泉。麒麟游郊藪。鳳凰巢
阿閣。裔夷之人。罔不來享。君德不脩。積愆於躬。怠棄
三正。威侮五行。傲擾天紀。娛于湛樂。淫佚其身。於是
乎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晝見。伊落江漢水溢。襄

高湮畢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而歌是用作

五行

歐陽脩之論正統曰五行之運以休旺為興衰此特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乘五運者妄也知此則足以知五行之説而不惑於漢儒牵合之論矣蓋萬物盈天地間莫非五行之氣也而人之所賴以生莫非五行之用也是以聖王重焉高辛命勾芒祝融蓐収玄冥后土為五正而治之有專職伯禹列金木水

火土穀為六府而脩之有常政箕子演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視禹所叙備矣先王之世所以隂陽和而寒暑時天地位而嘉祥至者豈非以其能致謹於斯哉方今海内乂安民物康阜所以增脩德政而彌災致祥者亦惟於此加之意耳旱潦為虐或曰水不潤下矣不聞古有蓄洩以時川澤不壅者乎畢方歲集或曰火不炎上矣不聞古有司爟執燧焚菼設熨者乎甲兵朽鈍或曰

金不從革矣。不聞古有非人時審五府之量者乎。不
廣之材。或曰木不曲直矣。不聞古有斧斤時入者乎。
耕耨失候。或曰土不稼穡矣。不聞古有辨肥瘠。相高
下。不違農時者乎。然箕子之說。則又有進於是者。其
曰肅時雨若。水之脩也。乂時暘若。火之脩也。哲時燠
若。木之脩也。謀時寒若。金之脩也。聖時風若。土之脩
也。本之以五事。驗之以庶徵。其於天人之際亦精矣。
蓋自漢儒鄒衍倡五運之說。而漢儒劉向父子推五

紀之論。孔安國有五德更始之辨。司馬遷有建物五部之論。關子明有生數成數之說。然天道雖未嘗或爽。而推測則容有未盡。推之而無驗。則非惟戾聖經之旨。而反起人君怠慢之心。此歐陽子之言所以為得也哉。

山河大地考

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中原地形。西北

高。東南下。今北川滿秦。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按地有絶處。唐太宗収土地。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此當地絶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鉄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外。皆龍蛇交襍不可往。

異物考

東海有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有風雨。其

喛如雷。名曰夔。黃帝嘗得此獸。以其皮冐鼓。復取其
骨擊之。聲聞五百里。夔
涿光之山。嚻水出焉。西注于河。有魚如雀。其名鰼鰼。
身九十翼。鱗在羽端。音亦類雀。可以禦火。鰼鰼
郭璞云東海有魚狀似牛脾。鱗細色紫。一目兩片。相
合乃行。古之王者將行。封禪。東海則貢此魚。比目
英鞮之山。浼水出焉。東注于陵陽之澤。有髯鱃魚。蛇
首六足。其目如朱馬耳。食之使人不寐。佩之可以禦

㐫 鱸

子桐之水多鰼魚。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異聞誌曰。鰼魚見則天下大旱。鰼

騩山河中多飛魚。狀如豚。赤文有角。佩之不畏雷霆。亦可禦兵。飛魚

南海之外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巴蛇

南方有蚺蛇。亦吞鹿也。肉爛則自絞於樹。腹中骨皆

穿鱗甲間出。蚺蛇

鯥魚冬卒而夏生陸居而蛇尾食之無腫疾 鯥魚

泰器山下。觀水出焉。注于流沙。多文鰩魚。鳥翼蒼文。晝遊西海。夜遊北海。其味甘酸。食之已狂。 鰩魚

祖陽山怪水出焉。東注于憲翼之澤。中多玄龜。鳥首虺尾。音如瀆磬。佩之令人不聾。 玄龜

[illegible]有鳥曰鴸。狀似梟。青身赤尾。圖經曰。食之宜

[illegible]

臨海山有樂鳥。其文五色。丹喙赤首有冠。山海經曰。
王者有明德天下太平則見。樂鳥
張華曰。雷山有玄鶴。粹黑如漆。其壽滿三百六十歲。
則色純黑。王者以音樂之節則至。昔黃帝習樂於崑
崙山。有玄鶴飛翔 玄鶴
結匈國有比翼鳥。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以飛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謂之鶼鶼。鄭玄曰。
王者有孝德幽遠則至。比翼

山海經大次山有鳥狀如梟人面一足命之曰橐𩇯索隱云橐𩇯冬出而夏蟄人以羽毛置衣中則不畏雷霆 橐𩇯

郭璞曰𥖩山有鳥狀如皃鼠尾善登木名絜鉤見則國多疾疫 絜鉤

山海經曰發鳩山有鳥狀如烏白首赤喙命之曰精衛其名能自呼索隱曰是神農之少女名女娃昔遊東海溺而不返化為精衛常啣西山之釆石以塡東

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其穴入地三尺。鼠在內。鳥在外。在今隴西首陽縣。孔氏書傳。共為雌雄。同穴而處。

干支考

干者幹之義陽也。支者枝之義陰也。干十而支十二。陽数中有陰。陰数中有陽也。

勤植始生考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水火考

火生濕。水生燥。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子夏生物考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虫。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德者能

原其本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虫。故虫八月而生。其餘

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豕屬）無角無後齒者脂（羊屬）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為盈虧。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黎土疏土土之人美。秏土之粗惡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喘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淮南子多力而拂戾食艸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

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

邵子臟腑考

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

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肺。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脬腸矣。

寤寐考

人之半寐。魂遊於肝。及其寐熟。魂入於脾。人之半寤。魂達於肺。及其大寤。魂則處心。

魂魄考

按魂魄之論。自孔子季札子產而下皆言之。有謂氣

之靈曰魂者。有謂膽之靈曰魄者。有謂體即魄者。皆非也。心之靈曰魂。體之靈曰魄。如耳目體也。能視能聽魄也。故南軒張氏曰。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故有心疾而懵昧者。魂先離魄。手足麻木而不仁者。魄先離魂。眞西山亦曰精者血之類。耳目之所以聰明。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此之謂魂世有三魂七魄之說。吾折之朱子焉。其言曰。魂屬木。

魄屬金。木之數三。合木於金則七。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元會運世考

按邵子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前六會為息。鼓出。自子至巳也。後六會為消。鼓入。自午至亥也。開物於月之寅。閉物於月之戌

朱子曰。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

邵伯温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

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臨川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

結者。悉皆融化。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太初為子會之始。仍尚混沌。是曰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曰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四者成象而麗乎天。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包在中間。然未凝結堅

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質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按堯當巳會之中。今相去三千五百餘年。巳將往而午將来之候也。統一元觀之。皆得天地之中數。

物目考

邵子曰。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喙接下。飛之類。下喙接上。類使之然也。

八卦縱橫考

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韻法考

韻法開闔。闔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闔後開者春也。如

莫羙之類是也。純開者夏也。如臺來之類是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如深沉之類是也。冬則閉而無聲。如入立之類是也。

正韻考

國朝正韻病四聲音韻之拘慨入法亥豕之譌音偏於洮約則合東冬青清為一分魚模麻遮為二字壞於俗尚則訂夂夊攴攵之屬羙羑夲本之屬

書法

一曰象形。隨體委曲。書成其形。日月之類是也。二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之類是也。三曰諧聲。以物為聲。諧和而成。江河之類是也。四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之類是也。五曰轉注。連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之類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之類是也。

伏羲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而書契生焉。蒼頡因鳥迹以成字文之製。而字學者焉。鍾鼎科斗之作於夏

商。八體六體之變於秦漢。隷書楷法之始於王次仲。至近世所傳三十六字母。音韻既殊。形體亦異。而書之變極矣。於乎。三豕渡河。非子夏莫之辨。石鼓贅矣。雖昌黎亦未之識。信夫字學之難正也。自漢而下。其以書名家者。吾得數人焉。霧捲霞收。狀若曉而復昏。則鍾元常之筆法過人。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則王逸少之筆精入聖。瘦若隆寒之折木。拘若豪家之餓隷。王獻之之雄健也。而劍頭屈玉。鳥足垂金。李斯

何壯麗乎。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楊子雲之和緩也。而行間玉潤。字裹金生。褚遂良何俊拔耶。雄秀獨出。天巻縱之。彷彿子美之詩者。顔真卿也。尺牘所傳。人皆法之。慕倣逸少之體者。歐陽詢也。薛稷之筆製清絶。而逈出人意。當時以三絶稱之。羊欣之規矩植大。而洒落奔放。當時以獨步許之。蔡中郎之訂聖經。昭然耨世之學也。栁公權之論筆法。隱然規諫之意也。奔蛇走虺。其勢入座。驟雨狂風。其聲滿堂。類

玄猿之飲水。尚壯士之拔釘。懷素之書。非獨步盛唐乎。追宋蘇王米蔡。有四大家之稱。追元趙文敏。有集古今大成之號。至於　國朝豪傑。工書法。悟筆意者。固不擇地而產。若解縉王英周叔之產於江西。王寵唐寅沈周之產於吳門。其書翰之工。尺素之傳。固皆海內所重。然祝文徵明停雲之集。及採三吳士林所評。則謂祝枝山允明。張東海汝弼。為　國朝草書第一。亦士人尚清玩者之論也。究而言之。則程子把筆

貴鄙。[illegible]也。筆貴正。仰遵洪武之正韻。動守名家之矩矱。字[illegible]斯過半矣。今之後生小子。不見古人筆法。不遵頒降正體。妄意標傍。固不足言。甚至好使難字。假搜異書。而且一時杜撰。以炫俗盜名。此彝文之罪。所不容於清時者也。恬不之怪者。可哀哉。

姓氏

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有氏以辨貴賤。故天子有帝系。諸侯有世本。系世不定。則親踈何由別。昭穆何

由敘。同姓異姓庶姓何由辨乎。商之祖也以契。周之祖也以稷。此可定其帝系之所從出也。太伯之後為吳。胡滿之後為陳。此可定其世本之所自來也。司馬遷作史記。推帝劉之系出於唐。是帝系猶可考也。叙司馬之先出於重黎。是世本猶可稽也。至於隋唐此義未泯。故官有簿狀。而選舉稽焉。家有譜系。而恩愛興焉。奈何世更五季。宗法不傳。冐神靈於草野崛起之夫。蓋中國於諸夷部落之後。故先儒嘗謂予長知

幾二良史。尤昧於姓氏之學。況其他乎。雖然不可不攷也。堯之後繼封於唐。而為唐氏。舜之後始封於虞。而為虞氏。此以國氏也。傳說築於傅巖。而為傅氏。東蒙主於蒙山。而為蒙氏。此以地氏也。氏以字者。則子桑子言。而龍氏容氏。則以名焉。以氏次者。曰孟孫季孫。而五王續祁。左史右史。則以族以官焉。嗚呼。日月星辰無情也。而皆麗乎天。是以天為宗也。百穀草木無情也。而皆麗乎土。是以地為宗也。可以人而不歸

其宗乎。遙遙華冑。聞者掩口。汾陽一拜。有識恥之。却梁公之告身者何人。泣范氏之家世者何人。此氏族於人。誠不可不重。不可不謹也。然則欲使氏族定而人知所本。要必自宗法始焉。

謚法

唐虞夏商之際。未聞有謚法也。周公太公開創王業。將葬而制謚。遂叙謚法。然猶未見於六經也。惟丘文莊大學衍義。載十五家之謚法。曰周公謚法。曰春秋

諡法。曰廣諡。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沈約之書。曰王威之書。曰蘇冕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取古諡法。釋以已意而為之者也。他若鄭樵撰諡法三卷。劉𢿱作續諡法五卷。皆不足取。漢唐以來。卿大夫賜諡。必議於太常。我朝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而文臣之諡。則自姚廣孝胡廣始。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但臣工行實。未易周知。而乞請成風。有失古意。今欲正之。愚請得以

四事該之。一德行。究其立身行己。見於鄉評廷議者何如。苟有之。則如薛大理之謚文清可也。二功業。究其立朝輔世。見於為國為民者何如。苟有之。則如楊殿學之謚文敏可也。三節義。究其當官任事。見於致命遂志者何如。苟有之則如王侍制之謚文忠可也。四文藝。究其立言措論。見於敷奏著述者何如。苟有之。則如徐贊善之謚文敏可也。而不然者。初不以干請要求而幸得之。則天下之公議以定。而大治成矣。

刻金谿順齋張先生策海九卷

文魁門生四明王孫鏞次
文魁門生諸暨張希稷點
庠生　弟　應宿校
書林　泰宇徐天佐梓

五經

夏易本於炎帝。而卦始於艮。艮山也。故曰連山。其體也。商易本於黄帝。而卦始於坤。故曰歸藏。取其用

也。周易本於伏羲。而卦始於乾。乾。天也。故曰周易觀其象也。三易之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爲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爲占也。隋制有歸藏十三卷。乃劉光伯所尚。意甚淺陋。唐志有連山十卷。乃無忌所述。文多缺誤。自周易觀之。所謂兼山艮。即連山之意乎。六爻皆別人象。故夏用人正。取於此也。坤以藏之。即歸藏之意乎。全體皆言地道。故商用地正。取於此也。上經之卦三十。以象陽奇。下經之

卦三十四。以象陰偶。上經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經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史遷鄭玄謂重卦非出於伏羲。不思十三卦制器。為羲農所作也。永叔謂係辭非出於夫子。不知子曰二字。為後人所加也。九圖之傳作於陳摶穆脩。而秘於道家。以為脩煉之術。自康節發之朱子明之。始彰彰矣。十翼之數。紊於輔嗣康成。或又謂汲冢周書。有陰陽一篇。自東萊定之。朱子正之。始彰彰矣。

伏羲之書曰山墳。民物陰陽兵象也。神農之書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也。黃帝之書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也。孔子刪書為百篇。不錄墳典者。世尚洪荒也。始自唐虞者。道原中正也。錄費誓者。東周之興。有望於魯也。錄秦誓者。天下之勢將入於秦也。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典謨二帝之書。而征苗之誓。羲和之命。非無誓命也。訓誥誓命。三王之書。而殷先人之典。周丕顯之謨。非無典謨也。迨秦焚書百篇。

僅存其半。今文出於伏生。而多艱澁者。記録於口授也。古文得於孔壁。而多平易者。潤色於安國也。小序非孔子所作。大序非安國所作。此又朱子之疑也。

詩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孔子刪詩為三百十一篇。首二南者。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二典也。終商頌魯頌者。猶書之録費誓秦誓也。降黍離為國風者。雅亡而風儕於列國也。豳風居末者。曹檜亂極思治也。先儒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鹿鳴以

下為正小雅。六月以下為變小雅。文王以下為正大
雅。民勞以下為變大雅。緜書分治家。治臣。治民治神
為四始。似也。分亥辰卯午酉為五際。謬也。周南無周
公之詩。周公在内有德不見也。召南有召公之詩。召
公在外功業著明也。七月周公所作。言其風俗。故係
於豳風。公劉召公所作。言其政事。故列於大雅。魯商
有頌者。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賜微子以樂歌祀
湯也。楚宋無詩者。宋為王賓。巡狩不陳其詩。楚僭王

號。太師不録其詩也。詩序之首句。葢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爲後人所加也。

春秋始於魯隱。傷周之不復也。止於獲麟。嘆道之不行也。書天王世子諸侯大夫之類。以惇典也。書郊禘朝聘崩薨卒葬之類。以庸禮也。字子突爵季子。以命德也。命宰咺。削翬氏。以討罪也。會盟侵伐。不可指日而期。故書時。燕禮有七月五月之差。故書月。子生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書日。春秋有三言。臨天下之言。

臨一國之言。臨一家之言也。有四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同姓諱也。王次於春。正次於王。明一統也。貶宰咺之歸賵。諱晉文之召王。正三綱也。書遂伐楚。以譏齊桓之專。書執曹伯。以著晉文之譎。尊王抑伯也。楚始經見。則以州舉。吳始於會。殊而外之内夏外夷也。此程子所謂大義數十也。

儀禮未知孰作。或謂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决非秦漢間筆也。高堂生得十七

篇。以授蕭奮傳於戴德戴聖。是為今文。魯恭王得五十六篇於孔壁。河間獻王上之。十七篇與儀禮同。三十九篇藏在秘府。是為古文。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不果。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朱子與東萊商訂三禮篇次。欲取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不係儀禮者別為記。未及為也。晚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分隷禮記於其中。亦未成之書。喪祭二禮。又門人黃氏楊氏所續也。吳臨川疑其經傳混

淆。重加纂次。以十七篇者。依鄭氏次第爲正經。取戴氏鄭註中有經傳者爲逸經。凡八篇。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爲傳。凡十篇。皆別爲卷。而不相紊。宋樂史乃曰。馬融鄭衆。叙周官而不及儀禮。劉歆班固。叙藝文而不及儀禮。聘禮記饔餼之數。與周官不合。喪禮似講師之語。非周官之詞。而燕禮不及於子。諸侯五者。皆可疑也。噫。煨燼之餘。固不可一一合矣。

周禮

以知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而後可以談經。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而後可以致治。夫不得其心而徒泥其迹。則言之者失之固。固則廢。行之者失之踈。踈則弊。其廣大之規。精微之蘊。乃始弗見於天下矣。况未經孔子之論定。孟子諸儒之弼承。而後世之疑愈甚。不深可慨哉。 夫王者之制。莫備於周禮。盖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盡爲萬世之經。其建官以六典。其 取民

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威民以肉刑。其公天下以封建。其兵農以井田。次而冠婚喪祭之儀。以至服食器用之度。微而羽毛鱗介之形。以至蠹貍鼉象之類。無不畢具。而意之所在。雖六卿各分其職。而太宰得總其權。維時道洽政治。四方無虞。固本於關雎麟趾之化。而法度之維持者。實不可誣也。

然是書。毀於戰國。焚於秦。河間獻王始上於秘府。劉歆始列於錄畧。固無全書矣。而疑者遂紛紛焉。有謂

文王治岐之書。不知五爵九畿。非文王所得為也。有謂成周理財之書。不知其恵下甚厚。而奉上甚約也。有謂封爵不合於武成。建都不合於召誥。設官不合於周官。九畿不合於禹貢。不知其預為之。而未及行也。歐陽疑其設官太多。不知其中多有因事而置者也。胡氏疑冢宰不當統宮壼財用之事。不知其為格君心之要也。噫。諸儒之疑。吾嘗於朱子而取衷矣。其語録所載師友之講劘。未嘗不以周禮為聖人之經。

故其言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又曰。非位至宰相。不能行。亦須上遇文武之君。方得行其志。斯言也。可以破群疑而一衆志者乎。我朝稽古。建官多采周禮。今公孤並列。而六卿分職。宫府相維。而内外相制。載之祖訓者甚詳。而列於官制者可考也。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宰輔在下。正可行之時矣。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必求周公深智遠慮所在而致意焉。則周

家化成之教。端在今日矣。

三禮　周禮　儀禮　曲禮

禮之存也。非遺文之幸存也。好禮者之功也。禮之亡也。非遺文之盡亡也。棄禮者之罪也。夫禮本於天地。發於人情。越於衆動。先王之聯屬世道。整肅人心。使天下知有制而不敢踰者。皆由禮出者也。禮固不可一日亡於天下也。然天下必有好禮之君。而後有秉禮之臣。有秉禮之臣。而後有由禮之士。雖或禮文之

創于古者。残缺不備。必將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而有以備天下之禮矣。 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是禮也者。天地之序也。理之不可易者也。故士淂之以理身。大夫淂之以理家。諸侯淂之以理國。天子得之以理天下。故曰。大人擧禮樂。天地將爲昭焉。言禮之有益於治也。虞夏以質。商周以文。秦不師古。凡有所作。必歸於尊君而卑臣。其甚也。擧六籍而盡焚之。而禮之存於世者。盖千百之十一矣。然

遺文僅存。亦聖王恭考之資。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耳。夫禮有三。周禮其綱也。儀禮其經也。禮記其傳也。使其並存而無缺。則於周禮而見規模之大焉。於儀禮而見品式之嚴焉。於禮記而見經曲之詳焉。夫三禮之缺久矣。自漢除挾書之律。置博士之官。於是周禮五官始出矣。而冬官逸。儀禮十七篇出矣。而朝覲會同郊鄉等禮逸。禮記出矣。或為八十五篇。或為四十九篇。說者又曰。是續經者。劉德之罪也。劉歆之罪

也。大戴小戴之罪也。夫獻王所獻。誠不免殘缺矣。然秦燼方爛。而獨知好之。則固大雅不群者也。劉歆所補。誠非其倫類矣。然考工亦古制。而兼存之。則固愽物洽聞者也。二戴之記。誠多非孔子之言矣。然瑕不掩瑜。而大訓存焉。則固述古有得者也。吾固以為三禮之不盡亡者。亦漢儒之功也。且吳澄謂周禮冬官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嗣後有復古編補遺編。因事推之。而周禮之全可識矣。朱熹於儀禮。脩復王

朝邦國家鄉學禮。而以二禮責之門人黄幹楊復。嗣
後復有經禮補逸。由是推之。而儀禮之全可識矣。是
漢儒者。收秦火之餘而論列之者也。宋儒者。因漢儒
之遺而訂正之者也。皆有功於三禮者也。今我
皇上誠本之中和以立極。稽之度數以昭軌。参之古
制以盡變。觀之會通以宜時。則三禮之在天下者。不
将復見其大全哉。方今合天地之祀。酌廟祧之宜。定
冠服之制。蓋将有志於是者。蓋光大之。使天下復見

郁郁之文。則存乎君相焉耳。愚烏足以知之。

十三經註疏

易始於田何之十二篇。而盛於韓康伯邢璹之徒。然雜之老莊。終貽不經之誚矣。書始於伏生之二十篇。而盛於賈逵劉焯之輩。然旨趣多乖。終蹈淺畧之弊矣。詩則始於毛公。而箋於鄭康成。嗣後疏之者。惟劉焯爲殊絕耳。春秋始於左丘明。而訓於杜元凱。厥後疏之者。亦惟劉焯爲最著耳。公羊墨守何

休師之戴寵者也。雖其膏肓之攻。厥辨已力。而持論
太過。重致兩劉之非。 穀梁集解。范甯父子之家學
也。雖其名僅百餘。似為世重。而學不經師。終竊二傳
之緒。 高唐生篤志於儀禮。而二戴衍其流。 河間
王始尊乎周禮。而劉歆飫其實。 孝經倡於顔芝。註
之者百家。而惟孔安國家傳之學。其庶幾焉。 爾雅
成於子夏。疏之者不一。而惟郭景純考古之論。其近
似焉。 何晏註論語。而謂老莊之崇。非善學夫子者

也。趙岐繹軻書。而曰尤長於詩。非深知孟子者也。至禮記則二戴同師后蒼。而共氏同門。王鄭率本二戴。而同經異旨。凡此皆漢儒窮經。源流而可攷者也。然皆詳於訓詁。而畧於大義。工於考究。而昧於會通。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毛韓。詩之未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而鄭氏亦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良有以也。幸迨於宋。真儒輩出。程正叔傳易。而陰陽之義著。蔡元定註書。

而政事之典彰。胡安國傳春秋。而名分之紀定。朱子註詩傳。而性情之義正。議三禮而中和之極立。使聖人心學煥然如日月之中天。上古遺經。沛然如江河之行地。其功顧不偉與。雖然。漢儒長於數。其學也淳。聖人之傳。宋儒邃於理。其學也得聖人之精。使宋之諸儒非漢儒以爲之先。亦將無所依據矣。然則尚論者。烏可盡泯其功哉。

釋經

漢丁寛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焦延壽述陰陽災異。而穿鑿之弊起。子夏之易。後人之依托也。九師之易。王通以爲易道因之而微也。王弼之傳。祖尚清虛。穎達之疏。依徇王氏。程子作易說以明義理。朱子作本義以著象占。易始明矣。

安國著書。穎多穿鑿。穎達疏書。惟詳制度。安石傷於鑿。祖謙傷於巧。蘇軾傷於畧。林之奇傷於繁。蔡氏集傳。別今文古文之有無。定大序小序之譌舛。書始明

矣。

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則毛公為之訓。鄭玄為之詳。三詩既亡。毛詩雖未盡合於經。然魯詩謂關雎者。刺康后之晏起也。齊詩謂黍離者。衛公子壽閔其兄也。韓詩謂芣苢者。婦人傷夫有惡疾也。其說猶多不合也。宋歐陽氏王氏呂氏。皆有訓釋。未若朱子之傳。能明三百篇之旨也。

諸儒之說春秋或謂以一字爲褒貶。泥於太史之說也。或謂有貶無褒。泥於孟子之說也。或謂褒貶俱無。竹書紀年之說也。皆非也。傳春秋者。鄒氏無師。吳氏無書。其傳泯焉。左氏自爲國史。考事精詳。豔而富也。多叙鬼神。預言禍福。則誣矣。穀梁論隱公小惠。虞公中智。清而婉也。忽元年之義。畧益師之惡。則短矣。公羊論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辨而裁也。言叔術之妻嫂是非。季子之兄弟飲食。則俗矣。趙啖陸淳

之辨明。而開示後人之學著。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胡文定之傳。雖曰信公穀之大過。求褒貶之太詳。然精白而愽贍。慷慨而精切。義利之分。夷夏之辨。大綱之正。亂賊之討。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荊川

經術

按漢治春秋者。號稱大儒。而治國溺於災異。說詩者。當世少雙。而立朝陷於阿附。匡衡京房學易。辛用以

亡身。夏侯授書。志取乎青紫。梁丘賀繪像麒麟。而以並應取容。倪寬循良課最。而以封禪獻諂。歐陽歆八世傳家。而終不免於多賕之敗。是明經有餘。而致用不足。君子亦何取焉。厥後明易如張禹。來持祿保位之譏。擬易如楊雄。有劇秦美新之作。谷永阿附王鳳。則引申伯以稱其忠。劉歆欲附新莽。則獻符命以逢其惡。此又數子經術之悖者也。若唐韓愈舉進士。文起八代之衰。陸贄業明經。而論本百韋之仁義。褚無

量舉周禮以定郊祀。王仲丘舉諸禮以對析殺。孔穎達顏師古之訓詁五經皆挺然於道術之任者也。宋則先註疏而後己意者劉道源也。講泰卦而析經疑者。馮宗伯也。至于經義治事。則有胡安定之教。經術傳授則有蔡端明之學。在金華則有王魯齋而讀易得四聖之旨。在慈湖則有楊簡齋。而篤信有力行之功。他如二崔孫明復石守道之輩。皆卓然於明經之選者也。不可與諸子經術並論哉。

擬經

束皙補華黍之詩。俳優之戲辭也。居易補湯征之書。侹巫之步禹也。擬聖經者。皆侮聖人者也。王通何人哉。以續書續詩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賛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謂之王氏六經。猶未已也。中說一書。酷類魯論。以董常比顏子。以公卿大夫比顏曾門弟。而其心則以夫子自尊。後人以六經奴婢之宜矣。他如子雲之太玄擬易。彖曰首。爻曰賛。象曰測。然易以

道勝。玄以數勝。君子曰。吳楚僭王也。若京房之卦氣
元嵩之包元一行之大衍皆謬也。屈平之離騷擬詩
美人喻時君香草比君子。惡鳥況小人。然詩之體忠
厚騷之體迫切。君子曰。異於經典也。若王褒淂賢之
頌。宗元平淮之雅。皆安也。吳越之春秋楚漢之春秋。
吾不知其褒貶。三國之尚書。紀註之尚書。吾不知其
治道。然則韓愈之淮西碑。孫覺有如書之嘆。尸沫之
皇稚。仲淹有舜歌之擬。禹錫之三章。魯直以黍離配

之石介之宋頌衆論以清廟擬之老夫之先天李通之決鑿朱子取其得於易王元之之太祖實錄曾子固之西朝國史林駉取其得於春秋果公論乎循未若東坡之稱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山谷之稱杜詩有三百篇之風太極圖之祖先天綱目之繼獲麟尤為無間然者也

經儒

孔子之叙經斷自唐虞而以上不論焉非聖人之遺

之也。以為恍惚杳昧而不可求也借使所謂墳典者。果出於羲皇之作。無一可疑。然已為聖人之所刪而不足觀矣。今之學者。不于孔子之所求者求之而取其所刪者是信。亦獨何哉。甚矣。人之好異也。聖人之經非他也。所以寄道於不窮也。吾人之學非他也所以明道於天下也。今人以好異之學。求聖人之經。則是古之亂道者。常在於六經孔子之外。而今之亂道者。乃在於六經孔氏之中。是聖人所以遺世教者。大

抵以為倡狂自恣之助而已。故曰。秦人焚書而書存。
漢儒窮經而經散。豈不信耶。此學綿延至于宋室。周
子開其源。二程濬其流。而朱子衍其緒。先王之遺經。
於是乎明。天下之絕學。於是乎正。宋史之所以列之
於道學者此也。自朱而外。資超頴悟。如陸氏兄弟者。
則以經為聖人之註脚。而遺經以論心。博洽多聞。如
呂東萊真西山輩者。則以經為聖人之遺言。而徇經
以求迹。嗟夫孔子之删經。蓋取其所可信。而吾人之

窮經也。反求其所不可信。辟之稻梁黍稷。養生之常。乃棄之不食。而求之于腥唇熊蹯之間。吾懼天下之人求之而不得。將有饑而坐視其死者矣。

陸學　朱陸同異

昔韓子原道以道統始於堯舜。其道何道哉。曰危微精一之訓。道之源也。傳之禹湯文武。皆不外心以求道矣。至孔子之時曾子欲隨事精察。是以支離淆其心也。子貢欲多學而識。是以聞見牿其心也。孔子救

之以吾道一貫。欲其求諸心也乎。孟子之時。墨氏欲以兼愛求仁。是以仁為二本也。告子欲以義外求義。是以義為外鑠也。孟子救之以人心人路。亦欲其求諸心也乎。自是而後。詞章記誦之儒。偽矣而無統。虛無寂滅之教。高矣而無實。求其見道於心者亦罕矣。追宋而周程之學興。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者。有太極圖出焉。其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將迎者。有定性書出焉。蓋深得乎心學之源。而精

一之旨在是矣。後復有象山先生出。其曰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内事。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蓋有以知心體之大矣。又曰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曰人心惟危。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而何。自天而言。曰道心惟微。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而何。亦可謂探精一奥旨矣。要其純粹和平。若不逮周程。其求三聖傳心之法以入道者。孰不與周程同歸哉。據其所造。固可與道統之傳。然而或不與者有二焉。其一謂先生之

學。多入於禪。蓋禪之為教。棄于孝弟仁義外乎人情物理。一以虛寂自處者也。先生之告學者。嘗曰。爾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此則教人以孝弟也。又曰。廣居大道正位。是甚次第。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此則教人以仁義也。又答復齋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與則教人以人情事物也。是與禪學正相反矣。安得謂之禪乎。故有吳君玉者甚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為問。隨其

所舉鮮釋其疑每每如此吳再三稱嘆曰天下皆說
先生是禪學吾獨見得先生是聖學噫此入禪之說
何足以疵之也其一謂先生之學與晦庵不同先生
尊德性之功多晦庵道問學之功多殊不知尊德性
者君子爲學之主意道問學者君子成性之工夫先
生雖以尊德性爲主然每教其徒讀書窮理又自謂
理會文字頗與人異亟稱以教人曰求放心曰克己
復禮曰先立乎其大者何嘗不以道問學爲功乎晦

庵雖以道問學為事。然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又曰
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存天理之本然何嘗不以尊
德性為本乎。故席元山以朱陸同異問。陽明告之以
自悟性反數四。乃大悟曰。朱陸本無異也。聖學復覩
於今。陽明曰。晦庵之學。章明於天下後世。象山乃以
無實之誣。抱冤者四百年矣。況其簡易直截。為孟子
以後一人乎。元山為之作鳴冤録。先生之學。始大明
於後世。噫此同異之說。何足以疵之也。觀其為守荆

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酌情决之。多所勸釋。有涉人倫者。令自毁其狀。以厚風俗。至四境無不孚化。周文忠公稱為躬行之效。此豈禪學所能及哉。允與晦庵守漳。同一轍矣。可見學問思辨者。乃其始條理之功。而力行無不在。力行者。乃其終條理之事。而學問思辨。無俟於言矣。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學其何以語是哉。

徐鳳竹公亭語錄

諸儒　附程朱門人

漢溺於訓詁。而當時見道者曰董仲舒。然而春秋溺災異之非。三策無格致之學。其果足以為醇儒乎。唐陋於詞章。而當時見道者曰韓愈。然力於文辭浮華之習。陷於功名富貴之求。其果足以為中道乎。逾唐歷季而至於有宋。則五星開文明之運。而程朱之學始著矣。程子之學。以涵養致知為主。而其自言曰。昔受學於茂叔。則其授受之正。寔本於濂溪也。然發揮六經。程之所自得者多矣。此語道統。所以不曰濂溪、

而獨曰明道也。朱子之學。以窮理反躬爲主。而其自
言曰。愚聞之師。則其淵源之自。寔賴於延平也。然訂
正群書。朱子所深造者多矣。此語道統者。所以不曰
延平。而獨曰考亭也。當時關西有張子厚。河南有邵
堯夫。皆與程子從遊最久者也。程以敬爲教。張以禮
爲教。而敬所以立乎禮之本。程以理爲學。邵以數爲
學。而理所以該乎數之用。其道無不同矣。但程子於
張。則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於邵則曰。其説

之流。亦未免於有弊則其心固有所不滿焉。况於洞極潛虛司馬光之學也而曰王伯無異道則雜矣。力追古作歐陽脩之學也。而曰性非所先。則謬矣。雄深敏妙之文。縱横變幻之作。蘇子瞻之學也。而其力詆程頤則私矣。然則涑水也。廬陵也眉山也。烏可與程子同語哉。緜竹有張敬夫。金華有呂祖謙。皆與朱子講學最親者也。張明義利之毫厘。以立萬世學者之大防。呂闡河洛之遺言。以求中原文獻之正脉。其道

固無或異矣。但朱子於張。則曰敬夫多失於太高。於呂。則曰伯恭說理處。未免杜撰。則其意亦有所不足焉。況於脩皇帝王伯之畧。欲以設施于天下。陳同父之學也而不免有才豪氣粗之病。述漢唐致治之具。欲以比附於三代。陳傅良之學也。而不免於忘大涯細之偏。然則永康也。永嘉也。烏可與朱子同語哉。乃若陸象山之學。以先立乎其大為本。以求放心為宗。以克已復禮為實功。當時不知詆之為禪。王陽明稱

其爲孟子之後一人。元山爲之作嗚冤錄。先生之學。於是大明於世矣其徒數百人。惟楊慈湖傅琴山。得其宗焉。程子之門人。穎悟溫厚者。非游定夫乎。篤學力行者。非朱光庭乎。其他若呂大臨以深潛縝密稱。楊中立以吾道南矣稱。謝顯道以切問近思稱。尹惇以死不失正稱。其見稱於師者。雖亦多矣。然最爲聰悟者。中立一人而已。朱子之門人。易學見屬者。非蔡季通乎。書傳見託者。非蔡元定乎。其他若黃幹以志

堅思苦稱。李燔以進學可畏稱。陳淳以學見本原稱。廖德明以學有根據稱。其見稱於師者。固不一矣。然最爲傑然者。季通一人而已。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理非數不顯。數非理不神。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數也。載道以形也。天下無二道。其器可盡泥哉。昔庖羲氏之王天下也。道通於天。故天不愛道。而龍馬負圖出于河。馬其數則一六居下。二

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焉。伏羲則之以畫卦。虛其中五以象太極。奇偶各半以象兩儀。析四方之合。而乾兌離震之卦立焉。補四隅之空。而巽坎艮坤之卦立焉。神禹氏之王天下也。功贊乎地。故地不愛寶。而神龜載書出於洛焉。其數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焉。神禹則之以敘疇。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見皇極之禮所由立也。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福

極。見皇極之用所由行也。而中五曰皇極焉。夫河圖自一而十。其數偶。體圓而用方者也。洛書自一而九。其數奇。體方而用圓者也。以其數若不同矣。然劉歆乃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經。洛書為緯。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經。河圖為緯。故河圖表為八卦。而其裏亦可以叙疇。洛書表為九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故八卦之水火木金土。實不外乎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則

又九疇之子數矣。洛書之四正四偏。實默合乎河圖之卦位。而虛其中五。則亦河圖之太極矣。況大衍之數。止用四十有九。河圖有十而不用十。亦洛書也。縱橫數之。皆為十五。洛書無十而未嘗無十。亦河圖也。孰謂圖書之理數。可岐而二哉。雖然判經緯而不通。泥表裏而不合。圖徇乎數也。徒牽合圖書。附會卦疇。而曰交相為用。亦徇乎數也。故曰龍馬未出之先。吾心有河圖也。神龜未出之先。吾心有洛書也。八卦疇

畫之先。吾心有太極也。九章未叙之先。吾心有皇極也。心一而已矣。又何經緯表裏之足云。

先天　太極

伏羲先天之圖。而必自中起者。心法也。濂溪太極之圖而必先主靜者。心學也。以言乎先天。則自震而乾。陽之闢也。而非陽之自為闢也。自巽而坤。陰之闔也。而非陰之自為闔也。是固天地之心。為之闢。為之闔也。以言乎太極。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嘗失之動。非其

自失之動也。聖人全動靜之理。而嘗得之靜。非其自得之靜也。是固吾人之心。為之動。為之靜也。且以二圖之畧言之。太極之動而生陽。即先天之自震而乾也。太極之靜而生陰。即先天之自巽而坤也。太極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即先天之姤次乾復次坤也。其格局。其義理同也。然先天之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而推至於六十四。則天地之運。人事之紀。皆具其中。太極一圖。則自太極之動靜。而推之陰陽。自

陰陽之變合。而推之五行、遂至於化生人物而止矣。此其格局。誠不如先天之大而詳也。然先天言陽之動而未及乎人之愼動也。言陰之靜。而未及乎人之主靜也。至太極一圖。約之以仁義中正之精。揭之以主靜立極之說。則下學始有所持循。而天地可位。人極可立矣。此其義理。誠不如太極之精而約也。蓋先天統論道體之全。故大而詳。而於下學之功或畧。太極揭示進為之要。故精而約。而於造化之妙或遺。其

格局義理之不同亦自其立言若論之。而非道之有二也。

六子

老聃著道德經。以體道為主。其言歛守退藏。不為物先。而一返於自然。此入於玄妙者也。然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何背道之遠哉。莊周著南華經。以逍遥為着。其文汪洋淩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而莫測所之。此極於宏放者也。然狎侮孔子。且謂

聖人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一何戾道之甚哉。
列禦寇之學。本於黃老。所著有天瑞等篇。然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不幾於荒唐矣乎。荀況之學本於
申韓。所著有勸學等篇。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則昧於禮法矣。楊雄扶正道。排異端。然太玄擬易。信如吳
楚僭王。宜蒙誅絕之罪者也。王通紹尼宣之業。由周
公之事。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

樂。然續經以擬論語。議者詆為六經之奴婢。不其試乎

荀楊王韓優劣

天下有至人。有至論。論人者。過而求之。則失人。不及而與之。則失言。亦要其至而已矣。稽古至人。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乎。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子家出。言人人殊。尚論者亦靡定。荀楊王韓非子家之傑出乎。執事以優劣下詢。固非末學

所敢妄議。試擬所聞以對。戰國之世。荀卿著勸學等三十二篇。唐楊倞謂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然卿以桀紂為性。堯舜為僞。子思孟軻亂天下。而蘇軾則曰。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焉。西漢之末。楊雄作法言凡十三篇。宋咸稱其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然雄劇秦美新。身事二姓。至綱目書楊雄為莽大夫焉。龍門王通。當隋文之時。獻太

平十二策。不用。遂教授河汾。作中說十篇。阮逸則曰
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
至尊之為聖焉。而後人有以六經奴婢之者。然歟。南
陽韓愈。當唐憲之朝。諫祀佛骨。謫潮州刺史。作原道
以闢異端。蘇軾則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至謂功不在禹下焉。
而後世有以二鳥光榮訾之者。非歟。夫學而至於四
子。皆非後學所易窺也。而抑揚之論。昔且有之矣。荀

惟其文。不惟其人。則司馬光曰。荀子之文富而麗。楊
子之文簡而奧。而學者又曰。文中之書。酷類論語。昌
藜之議障隄末流。謂四子無優劣焉可也。荀惟其人。
不惟其文。阮逸則曰。韓愈儒之功也。孟軻儒之道也。
愈不稱文中子先功而後道。其與韓愈乎。猶文中子
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其與王通乎。若卿之性惡。
雄之美新。不可與二子論優劣明矣。程子於文中目
之為隱君子。於韓子稱其為近代豪傑。而著書立言。

互有得失。朱子謂文中書忒粧點。然以孔子自居。至謂韓子博愛言仁。擧用遺體。其答書孟簡。於禍福死生之際。無以服異學之心。況一則以策干時。一則三上相書。王之與韓。又孰優而孰劣耶。故曰有至人有至論。孟子於夷取其清。尹取其任。惠取其和。而不言三子之優劣。但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嗚呼。斯其至矣。

右辛巳稿

太玄　潛虛

楊子雲作太玄。所以準易也。由一以生三。由三以生九。九九而乘之。始于中。終于養。而有八十一首。然易之天五以配地十。玄則有五而無十。易之六畫居以六位。玄則有畫而無位。況有氣無朔。有日無月。果有得於易之理否乎。司馬光作潛虛。所以擬易也。起于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為二十有五。以地之中數六。五而乘之。為三十。始于元。終于餘。而有五十五各然。易之萬物資始於乾也。而曰虛者物之府。易之

萬物資生於坤也。而曰氣者生之户。況性者神之賦。命者人之遇。果有得於易之道否乎。此太玄覆瓿之書。潛虚補湊之書。所以來君子之譏也。

經世　衍極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孰有衍其數如邵康節者。今觀皇極經世之書。以元會運世。而羅絡天地萬物之始終。考其數。則陽用三十。陰用十二。以一起數而至於六十四。而範圍乎天地。通知乎晝夜。皆造化自然之

妙。而圖衍之泒詳矣。範錫神禹而數弗傳。孰有衍其流如蔡九峯者。今觀洪範皇極之篇。以性命理義爲宗。而體尚中正。求其數。則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遺。而洛數之流達矣。

小學　近思

古有小學之義。朱子慮其幼穉而莫知所啓也。于是乎集之爲蒙養之端。首之以內篇。則立教也。明倫也。

敬身稽古以為之先也。繼之以外篇。則詳嘉言也。紀善行也。叙其要以為之訓也。而明德新民。盖托始於此矣。論性有周張之書。朱子懼其廣大而莫知所入也。於是乎約之為近思之録。先之以求端。而論道體也。次之以用力。而論為學也。由是而處已則有方。治人則有要矣。嚴異端之辨。則闢神仙佛老之説也。明聖賢之趨。則闡尭舜禹湯。以及程張之學也。而荀卿之過多。楊雄之過少。仲舒之度越諸子。孔明之未盡

王道咸為之論辨矣。

大學衍義　補

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建安真德秀。又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衍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之曰大學衍義。而其要有四焉。蓋以明道術。審治體為格物致知之要也。而崇敬畏。戒逸欲者。非誠意正心之要乎。謹言行。正威儀。脩身之要也。而重配匹。定國本者。非齊家之要乎。但其所衍之義。止於格致誠正

脩齊而未及於治平此丘文莊所以補之也觀其為目自正朝廷正百官以至於馭夷狄成化功凡十有二又於各目之中分為條理以補前書皆先本而後末由内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成全體大用之功也蓋真氏之書本之身心以達之天下其所主者理而已故其所行之義大而簡丘氏之書則又致乎治平之效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其所主者事而已故其所行之義細而詳

文選　文粹　文鑑　文衡　文章正宗

蕭統之文選嘗自稱畧其蕪穢集其精英固已善矣。然而或有可刪之文也。自今觀之。王右軍之序蘭亭。黜之似矣。然劉向之序戰國。董子之策賢良。而例黜之可乎。屈原之作離騷。錄之似矣。然楊子雲之美新。潘元茂之九錫。而槩錄之可乎。

姚鉉之文粹。嘗自稱氣包元化。理貫六籍。亦云善矣。然而多有可疵之失也。自今觀之。段文昌之淮西碑。

錄之似矣。然韓愈淮西之作。顧出於文昌之上。而乃棄之可乎。李德裕之忠諫論。錄之當矣。然韓愈諍臣之作。不出於德裕之下。而反遺之可乎。呂祖謙之文鑑。自謂求之本朝文集。旁多傳記他書。皆宋盛世之文也。今觀籍田一賦。得重農重穀之規。文儒三贊。有尊經講道之意。而其有可議者。則批答之詞太煩。駢麗之體太重耳。程敏政之文衡。自謂精純者取之。駁雜者去之。誠哉

朝治世之文也。今觀中原之檄。明帝王華夷之義。北京之賦。見居重馭輕之猷。而其間可議者。惟武寧恭靖之碑。乃　太祖文皇之製。而以列於諸臣文字之中耳。求其無可議者。惟真文忠之文章正宗一書乎。蓋其所取。一則曰體本於古也。二則曰指近乎經也。三則曰明禮義也。四則曰切世用也。故其分類之間。辭命議論。叙事。詩賦。莫不各得其理也。

文章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夫人而能文
也非無文法也無意於法也自是而後其在秦則咸
陽之令律法之旨也逐客之諫功利之談也是固不
足道矣在漢則晁賈以策舉班馬以史名常匡以經
進楊劉以奏顯此皆馳聲於文者而要亦未為純於
道焉其庶幾於此者惟董子天人三策有儒者之風
孔明出師二表有忠諫之益耳至於有唐韓柳二子
蓋文家之宗工也觀乎日光玉潔周情孔思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韓子之文何如也。而柳子之錦心繡口。玉珮瓊琚。本之老莊以肆其端。参之穀梁以厲其氣。視韓蓋相為頡頏焉。然宰相之書豈自重之義。愚溪之作。率無聊之詞。吾不知於道之所在。果有得乎否也。韓柳猶爾。尚何貴於風流之白。譎懌之全哉。至於有宋歐蘇二子。蓋文家之大匠也。觀其賦詩似李白。論事似陸贄。有周旋揖讓之風。無局蹐拘迫之態。歐子之文何如也。而蘇子驅海濤於硯滴。挽

文星於筆耑如千里之馬御以王良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視歐蓋相為伯仲焉然六一之作幾於逐物之非武王之篇甘於侮聖之誚吾亦不知於道之所在果有得乎否也歐蘇循爾又奚望於臨川之盤涑水之端哉雖然朱子謂六經為治世之文國語為衰世之文戰國策為亂世之文此論文以世而變者也程子謂語麗詞贍為應世之文識高智遠議論卓絶為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

為傳世之文。此論文以人而變者也。若夫漢武好浮誇。而相如以浮誇應。魏帝好華靡。而曹植以華靡應。此又言文之係乎時者也。夏侯湛備孝弟之性。而其文溫潤。許景光備中和之氣。而其文豐美。此又言文之係於人者也。若夫自文之祖言之。道德篇為玄言之祖。離騷為詩賦之祖。史記為傳記之祖也。自文之變言之。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也。

問唐文三變唐兵三變得失何如　辛巳稿

文武之在天下。當求其至而已矣。至而未協。固不可無善變之圖。至而已協。尤不可有紛更之獘。知乎此。則文協天下之至。而一代之善學以昭。武協天下之至而一代之善治以永矣。且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夫子則曰辭達而已矣。其文之至乎。古者無事則為民。有事則為兵。易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其武之至乎。遐哉邈乎。不可尚已。時至有唐。貞觀之世。粗有三

代遺風。今之尚論者。謂其文章武備。唐之先後各無慮三變焉。嘗考唐之文矣。高祖太宗。大難治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學士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嚅嚌道真。涵泳聖涯。而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諸人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究然為一代法。此其極也。謂唐文三

變非歟。嘗考唐之兵矣。武德初踵隋制。而爲府兵。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故士無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子孫世守之可也。然成丁從軍。六十而免。行之既久。雜徭不蠲。寖以貧弱。逃亡畧盡。張說請更其制。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而逋逃者爭出應募。謂之彍騎。而兵農始分。祿山之變。武夫戰卒。以

功起行陣者。並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邊郡。父子繼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天子力不能制。陵夷而至於全忠克用。更犯京師。而唐亡矣。謂唐兵三變非歟。嗟夫唐之文。由雕琢而崇雅。由崇雅而近道。務諸辭達之訓。雖未盡合。而今之視昔亦可謂善變矣。然文章之盛衰。未必有關於治忽也。獨府兵之制。田不井而寓兵於農。庶幾哉容民蓄衆之遺意者。乃其後世不能率由。壞而為彍騎。為方鎮焉。

欲其不亡得乎故杜牧憤河朔之傑驁而作罪言傷府兵之廢壞而作原十六衛其憂時之意可想見矣東萊又謂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蓋總之以都督者即方鎮已成之兆而五大不在邊者未盡合矣其有見也夫雖然唐不足論也後世欲復古者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以語文必兵農不分而後可以語武必文武合一而後可以語治不合乎此則變合乎此則不變故曰求其至而已矣

萊海九卷終

明板策海 十三年